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來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冬日物語

閻敬督

風以冰涼的韻腳
走過大地
落葉及所有泛黃的故事
在記憶的漩渦中轉身而去
萬物垂首，恪守
泥土之下無聲的秘語
輕輕叩響——
冬日緊閉的柴門

草木卸下華裳，
萬山斂息。
他們以榮枯的筆觸
譜寫古奧的偈語
枝頭懸垂的霜粒
沉甸如少女低眸時的珠淚
那晶瑩的質地
折射著時間的光芒

柿樹高舉冬日的火種
將沉甸甸的祈願
點燃在生命
孤寂的枝頭
所有熾熱的年歲
都在用希望守候

大地豐盈
日子在果核中飽滿
楓葉張開熾熱的手掌
一遍遍
拓印行者的足跡
與這個冬天的距離

足音簌簌
更遠的旅途隱入蒼茫
惟見，
縷縷炊煙在
大地之上
緩慢地，升起暖意

文藝副刊



老街慢鏡頭

黃信波

像一部被時間掩埋的老電影，某年的午後突然開始播放，鏡頭緩緩地搖動起來，家鄉過去的那些老街就在眼前一幀幀地變得清晰，並不是快進，而是帶著膠片特有的顆粒感和昏黃調的慢鏡頭，每一個畫面都能讓人心裡蕩起漣漪。

記憶的密碼總是藏在一些小地方，老街上那些房子，有種歲月包漿的感覺，落後又安分，每一扇斑駁的木門，每扇吱呀作響的木窗都像是一本厚厚的書，後面藏著一段殘存的風聲，那是童年時的笑聲，市井的喧鬧，也是歲月無聲的歎息，你若細聽，似乎能聽見它們在低聲細語地說著過去的事情，趟櫈門慢慢地滑動，騎樓的影子很長，農家小院裡升起來的炊煙緩緩地飄著，各種傳統的建築風格在這裡相互映襯，把我輕輕地擁入一個與現實稍有不同但很像舊時光的空間。

鏡頭切換，媽媽牽著我的小手走在街上，這是整條老街上最溫馨的畫面之一，陽光從騎樓的縫隙裡透過來，在青石板路上留下點點光斑，落在媽媽微微笑著的臉上，我們最喜歡去街角那家腸粉店，老闆是個和藹的老頭，總是用一口地道的鄉音跟熟客打招呼，我還記得小時候他們家用的是最土的辦法做腸粉，把米漿均勻地抹在細棉布上，再拿去蒸，一張張薄得像蟬翼一樣透明的腸粉就做好了，媽媽總笑瞇瞇地看著我直勾勾盯著蒸籠裡騰起的熱氣，然後給我點一份最愛吃的煎腸粉，那個腸粉被放在小煎鍋裡煎得微黃發脆，撒上香噴噴的芝麻，捲成一個漂亮的筒狀，咬一口又香又脆又有嚼勁，蘸著特製的廣東醬油，有點點辣味還有蒜香味兒，這味道就是我童年記憶中最鮮明的味道印記，它溫暖

著我的整個少年時期。

老街還有個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那家光線昏暗的鐘錶店，孩子們會像一群小麻雀一樣，在門口修鐘錶的老頭後面跟著跑，店裡光線很暗，好像是大人不願意白天開燈，只有客人來的時候才會打開一盞昏黃的小燈泡，牆上的各種八卦鐘，連從南洋背回來的掛鐘都有，鐘面上積了層灰，木頭邊框都掉漆了，每個都是歷史留下的印記。老店主老頭子笑嘻嘻地坐在櫃檯邊上，面前擺著一個修手錶用的玻璃櫃子，他鼻樑上架著圓筒形的放大鏡，手上經常戴著一個透明塑料指套，後來才知道是怕手出汗弄壞那些比芝麻還小的零件，那時候手錶可是稀罕物，機械表滴答滴答的聲音，在我們心裡就像是天上仙人的音樂，我們就圍著他看，看它把一個個精巧的「時間機器」拆開來修好，心中充滿了對世界的好奇與敬畏。

最後一抹夕陽戀戀不捨地離開老街盡頭，夜色就似輕紗徐徐降落，老街上才亮起燈火，很暗淡，像一簇簇小黃火苗，暖融融裡帶著點曖昧朦朧的氣息，在這樣的燈光下，整條老街更顯神秘迷人，那些斑駁的舊顏色和靜謐的氛圍糾纏在一起，好像能聽見時間慢慢流淌的聲音。

電影的鏡頭慢慢拉開，我好像站在了老街的入口處，回頭望去，木門木窗背後的故事，母親掌心的溫度，腸粉的味道，修表老人專注的樣子，孩子的吵鬧聲都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裡，老街就是一段沉睡的歷史，一塊年輪細細雕刻出的記憶，它讓我明白要放慢腳步感受時間如水的力量，不管我身在何處，離開多久，總會有一個瞬間被關於老街的記憶輕輕觸動一下，深情地回望一眼，心裡就暖洋洋的，這就是我的家鄉老街，一部在我心中一直播放的老電影。

雪漫文成入心

汪文義

北風捲著碎雪掠過紅楓古道的石階時，我正踏雪走進文成的冬日。伯溫故里靜臥於銀裝素裹之中，山骨奇崛，水文溫潤，這一場冬日之旅，竟成了刻在記憶深處的行跡。

車入銅鈴山，便被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攝住心神。雪覆于千百年流水雕琢出的壺穴之上，一泓泓碧潭化作散落山谷的玉碗。潭水在薄冰下泛出幽藍，與崖壁垂懸的冰棱默然相對。踏雪沿棧道徐行，枯枝間的雪團不時墜落，驚起林雀，撲棱棱撞開一排滿霧凇的松枝。「十二埕」棧道積雪裏木，步履濕滑，腳下深谷幽邃，身旁冰掛懸垂如劍。寒風穿谷，挾雪粒撲面，反叫人品出險中藏奇的意味。行至山深忽見冰瀑橫陳，原是夏日溪流凝駐而成；冰柱疊成白玉屏風，日光穿透時折射七彩，一時雪夢難分。

未近百丈漈，先聞其聲，瀑鳴在風雪中愈顯沉渾。循階而下，雪沫與水霧交織，眉睫盡濕。抬眼望去，三級瀑布若銀

龍破空。冬日水勢雖斂，其氣更增蒼勁。一漈如銀河倒瀉，雪霧中但見白練垂天，水擊崖壁，聲震山谷；二漈似珍珠捲簾，水流在冰棱間跌宕，濺起的水花凝作冰珠，簌簌沾衣；三漈猶龍尾擺水，岸邊巖雪覆霜，唯流水沖蝕的石槽泛著幽光，宛若龍鱗輕搖。立身觀瀑台，風雪挾著寒潮撲來，衣衫盡濕而不自知，只覺那一股穿石裂巖的勁道，恰似劉伯溫輔弼開國的鐵骨，歷經歲月沖刷，棱角愈顯。

午後雪霽，轉往飛雲湖。湖面結著一層薄琉璃，遠山覆雪如黛，畲寨炊煙裊裊。屋頂積雪漸融，沿瓦簷滴落，叮咚成韻。泛舟湖上，漿破薄冰，驚起數只水鳥，掠過水面投向對岸紅樹林。岸邊畲民身著傳統服飾勞作，大紅頭飾在白雪映襯下格外醒目。他們揚手相邀，邀我上岸共飲一碗米酒。手捧溫熱的陶碗，聽老人講述先民遷徙舊事，火塘中光影躍動，窗外風雪與屋內暖意交織，僑鄉的包容與畲鄉的淳樸，在這雪後悄然相融。

暮色四合，步入紅楓古道。冬日的楓樹褪盡華彩，枯枝如鐵，擎向蒼穹。雪絮樓于枝杈，彷彿為水墨長卷添了留白。道旁石碑鐫刻著歷代文人題詠，雪水浸潤，

字跡愈顯滄桑。途中遇一古亭，幾位老人圍坐烤火，邀我同飲熱茶。閒談間得知，此道曾是僑胞歸鄉必經之途，多少先輩負囊踏階而出，又載滿鄉愁而返。風雪之中，石板被歲月磨出幽光，每道紋路皆刻著離聚，每片積雪都凝著家思。

夜宿月老山，萬籟俱寂，唯聞風雪叩窗。推窗遙望，繁星與雪光交輝，遠山沉睡，近樹綴銀。想起日間所訪劉基廟，雪後殿宇肅穆，匾額上「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的楹聯猶存豪情，殿外古柏負雪，若忠誠衛士守望著千年文脈。紅色紀念館裡的舊物，僑鄉博物館裡的行囊，畲寨古歌裡的吟唱，皆在這雪夜中匯聚，令我漸次讀懂文成的厚重：伯溫之智、僑胞之情、畲鄉之暖、紅色之魂，早已滲入山水肌理。

此番行程，我踏雪尋境，見山水之奇崛蒼勁；訪古探幽，悟文脈之深醇溫潤。文成的雪，為山水添了魂魄；文成的文，因風雪更顯深沉。待踏雪離去時，方覺此行已非風景之覽，更成心魂之洗。那些山水的骨血、文化的溫度，如雪中暖陽，既照亮歸途，亦鑄于心版，成了一次真正的文化行旅。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宓月

620期

石嘴山：一個象形的命名（組章）

冷吟，本名徐勤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詩刊》《星星》等報刊發表作品1500餘首（篇），部分被《讀者》《青年文摘》《詩選刊》等刊物轉載，入編50多種選本，數十次獲省級以上獎，著有詩集兩部、微電影劇本多部。

石嘴山： 一個象形的命名

一座山長了嘴巴——上嘴唇是遠古，下嘴唇是今朝。抽身離去的歷史，文明，因此被它說出；日月星辰，它不經意的一聲咳嗽。

而那條河，是它最好的陪伴或聽眾。

那是一條不同尋常的河。

一個民族的精神與氣節，都鍥入了它的遺傳密碼。

應該有一把劍插在了山巔。不然，那山何以發出蒼涼之氣？

應該有一架琴埋在了河底。不然，那河怎會迸出浩蕩之音？

山與河，共同守護著一個象形的命名。

一晃億萬年。

現在，山孵化了一座奔騰的城市，河變成了一根信念的轄繩。

它們縱橫馳騁，如風，如電，闖入一部波瀾壯闊的時代華章。

而那條河，是它最好的陪伴或聽眾。

那是一條不同尋常的河。

一個民族的精神與氣節，都鍥入了它的遺傳密碼。

應該有一把劍插在了山巔。不然，那山何以發出蒼涼之氣？

應該有一架琴埋在了河底。不然，那河怎會迸出浩蕩之音？

山與河，共同守護著一個象形的命名。

一晃億萬年。

現在，山孵化了一座奔騰的城市，河變成了一根信念的轄繩。

它們縱橫馳騁，如風，如電，闖入一部波瀾壯闊的時代華章。

沙湖： 一飛沖天的白鶴

彷彿有一隻手，把整個沙湖提了起來。

那是一隻神的手。她的聖潔，緣自賀蘭山頂的雪光。

湖水躥出一片喧囂，如綿延不絕的蘆葦蕩。游魚，碧荷，金沙，將藏不住的藍托舉成了另一個天空；而鳥島，是飄在空中的小舟還是烏雲？

四野漸漸收攏，抬高，夕陽的輪子越滾越慢——這讓很多翅膀陷入了靜觀。

聽不見風。不疾不徐的駝鈴似一條項鍊，掛在沙漠胸前。

明長城： 一截斑駁的情懷

五百年間，它在不斷失去。

先是失去血肉，骨頭，而後失去愛和恨。曾經的刀光劍影，鼓角爭鳴，也早已化作雲煙，只留下一截斑駁的情懷和一個堅固的名字，被眼前的寂寞接管。

它站在那兒，努力回想自己最初的模樣。

時間總要用一把刀子，剔除不合時宜的存在，就像一條河剔除了污濁，剩下清澈見底的魂魄。對此，那座山始終守口如瓶。

羌笛喚醒了春風。路邊有人說笑，有人沉默。與草木沙石一樣，他們都是大地美好的零件。五百年前的舊事，只是祖先收割過的一茬莊稼，與他們毫不相干。

一隻鳥在天上寫著什麼。

烽火台和甕城，睜著兩隻昏黃的老眼，打量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

壽佛寺：一部立體的經書

每一步，都是一次虔誠的閱讀或膜拜。

山把自己修成了梯子，水把自己悟成了佛塵。無量殿，觀音樓，壽光閣，一頁頁寫滿了梵音。香煙裊裊。有多少人來過，就有多少盞燈在世間亮起。

萬物都在諦聽。靈性的草木從石頭那裡學到了靜默。

無色無相，無嗔無狂。一朵蓮花在微笑。她的笑容裡有光——花香如鐘聲，隱隱跨過時間的圍欄。

過去和未來：一扇門關閉，一扇門必然打開。

站在清風的掌心裡，你看到了當前的自己：磨損嚴重，但筆劃尚清晰，似經捲上走失的某個字。

多寶塔：一支肅穆的筆，正在記下更多的慈悲。

紅柳林： 一望無際的燃燒

黃河水，綠草地，紅柳林。天空的藍水晶。

塞上的風力氣很大，卻搬不動這些頑強的色塊；只搬得動船筏，腳印，並催促它們與一幅油畫產生關聯。

一株紅柳就是一簇篝火，五萬畝紅柳就是五萬畝火海，就是五萬畝激情在一望無際地燃燒。

因此你不敢伸出手去觸摸。那些緊密而向上的生命，堅持用根對貧瘠說不。置身其中，你的目光，毛髮，你的每一個念頭都在囁嚅作響。

這時候適合舞蹈，歌唱，豪飲，適合把太陽敲成一面大鼓。

眾生和鳴。

而道路早已甩開了步伐。它舉著使命、光榮與夢想跨過黃河，穿過賀蘭山，義無反顧地奔向了遠方。

